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四十五回 徐良臨險地多虧好友 石仁入賊室搭救賓朋

且說馬化龍引徐良到三間西房，原來這屋中預先就挖下一個大坑，足夠好兒丈深，馬化龍自己做下埋伏，他本要安翻板，還沒安好呢，就是貼著前窗戶，有六寸多寬一塊板子搭著。馬化龍一進門，往北一拐，面向外，腳蹬著六寸多寬的板子，手抓住窗楞，看著徐良的刀往裡一紮，馬化龍用單手吊住徐良的腕子，往裡一帶。山西雁知道里面有人，只道借他力，也就往裡一躡。焉知曉腳找不著實地了，「撲咚」一聲，摔將下去。馬化龍反躡將出來，到兵器房取了一口撲刀，撲奔前面來了。將到前邊，就看見幾個人在那裡動手哪，自己一瞅，嚇了一跳。但見有四個鬼一般的，只看不出是什麼面目來，全是花臉，青黃紫綠，蓬鬆著紅綠的頭髮。有兩個，五彩的鬚鬚攢成了疙瘩，為的是躡奔利落。每人一口軋把刀，圍住了赫連齊、赫連方。閃電手此時，也在壁上摘了一口利刀，七個人在那裡交手。馬化龍先前只不敢過去，總疑惑著這四個是鬼。後來才聽見他們腳底下有聲音，方才明白這幾個是塗抹的臉面。馬化龍一聲喊叫：「你們這幾個人是從何而來？快些說出姓名，是因為何事而至？若是為借盤費，只管說來，我是好交結綠林的朋友。」他們可是一語不發。馬化龍一聲吩咐，叫家人抄傢伙拿人。頃刻間家人掌燈火拿棍棒，齊聲喝嚷拿人。剛往上一圍，那兩個有鬚鬚的早就躡出圈外。赫連齊、赫連方二人一追，前邊那兩個躡上牆頭。赫連齊、赫連方往上一瞧，也要上牆追趕，就見那兩個人一回手，颯颯的就是兩隻暗器，赫連齊、赫連方二人，「撲咚」、「撲咚」，全都摔倒在地，一個是左膀，一個是右膀中了鏢傷。二人一狠心將鏢拔將出來，鮮血淋淋。若不虧家人們把他們護住，也就教還沒上牆的二人結果了性命。那二人往東西一分，就各躡往東西配房上去了。閃電手一追，房上的揭瓦就打，范天保躲得快當，「吧哧」一聲，打在地下。馬化龍著了一瓦塊，四個人倒有二個受傷，誰還敢追。家人大眾都湊在一處圍護著進了屋子，馬化龍派人到後面取來止痛散，赫連齊、赫連方俱都敷上，馬化龍用酒將藥調上，暫且止痛。稍緩了有半個時辰，方才談話，議論這鳳冠必是這伙人盜去。幸而一樁好，白眉毛山西雁拿住了。那三人一齊問道：「真個把那徐良拿住了？」馬化龍說：「拿住了」。這可算備而不用，就在後面要安翻板那個屋子裡。」大家一聽，全都歡喜，說：「這可去了眼中釘，肉中刺。他在底下，咱們怎麼把他治死？」你一個主意，我一個主意，有說把他活埋了的，有說不行的——往下填土他借著那上就上來了。赫連方說：「先拿石頭砸死他，然後把他撈將上來，亂刀把他剝死，也就算給咱們綠林報過仇來了。」說畢，叫家人打燈籠，一直撲奔後面。一面教家人搬運大小石塊來，又叫人先把簾子摘將下來，眾人站在門坎外邊，拿燈籠一照，再找山西雁，蹤跡不見。你道這徐良哪裡去了？原來是他墜落坑中，反眼往上，黑洞洞伸手不見五指。自己想：終日打雁，叫雁啄了眼了，總是一時慌忙。自己往上一躡，這坑實係太深，縱不上來。又一想：生有處，死有地，少刻他們前來，焉有自己的命在。不如自己早早尋一個自盡，也免得喪在賊人之手。一回手將大環刀拿起，就要刀橫頸上。只聽上面有人說話：「下面的那位兄台，怎麼樣了？」徐良說：「是什麼人問我？」那人說：「兄台不要疑心，我也是與馬化龍有仇的，皆因我看見兄台中了他的詭計，此時馬化龍往前邊去了，我才過來救兄台，早早出去方好，不然他們一到，兄台禍不遠矣。」徐良說：「既是恩公搭救我的性命，如同再造。」那人說：「兄台言太重了。我這裡有飛抓百練索一根，你揪住此物，我將兄台拉將上來，急速早離險地。」只看上邊，千里火筒一晃，徐良這才看出來了，原來上邊那人，就是拿鳳冠的那人，可不知姓甚名誰。就見他把飛抓百練索吧嗒往下一扔。徐良用雙手抓住，那人在門外頭掛起簾子來，用力往上一拉，徐良雙腳踹住坑邊，那人一使力，就把徐良提出門外。山西雁方才撒手，往前行了半步；急忙雙膝點他說：「請問恩公，貴姓高名，仙鄉何處？」那人說：「小可姓石，單名一個仁字，外號人稱銀鏢小太歲。」徐良一聽這個外號兒，就知道此人不俗。

你道這個人，因為什麼事，前來盜這風冠？原來，二友莊的二位老英雄，一位姓石，叫石萬魁，外號人稱翻江海馬；一個叫尚均義，外號人稱浪裡鯤魚。石萬魁跟前一兒，名叫石仁，就是這個石仁。還有兩位姑娘，一個叫石榴花，一個叫石玉花。有兩個徒弟，一個叫鐵掌李成，一個叫神拳李旺。尚均義跟前兩個女兒，一個叫尚玉蓮，一個叫尚玉蘭，前回尹有成之娘，哀告他娘家叔叔，就是這個石萬魁。他雖然告訴她不管，等著慢慢打聽打聽，叫她先回去家中聽信。原來因她是個婦人，怕她嘴不嚴，倘若走露風聲，事關重大，先叫她回家。隨後就打發李旺上馬化龍家，一左一右，打聽這個消息。打聽明白，回來告訴果有此事。先派家人，上光州府拿錢打點了監中囚頭獄卒，然後約會尚均義到家中計議。這二位老者，先在遼東作官，一位是參將，一位是游府，皆因龐大師專權，辭職還鄉。回到家中，就知馬化龍不是人類。馬武舉到底是邪不能侵正，他搬在西頭，這邊就依石尚二家起了二友莊這樣一個莊名。這日晚間，爺五個全都換了衣襟。卻是尚均義出的主意，說此去少不了要出人命，方才塗抹臉面。皆因尚玉蘭很好的一筆丹青，就把她的顏色取來，二位老英雄連鬚鬚都塗抹顏色。就是石仁沒改換形容，也沒塗抹臉面。他去盜那鳳冠，一到馬家之時，就看見徐良進來。他在前窗戶那裡瞧看，馬化龍出來的時節，他就躲在屋簷底下，後來用留火遺光法，把大家誑出來。不然他拿鳳冠時節，怎麼衝著徐良一笑。他把鳳冠得在手內，送回家去，這是由家內復又返轉回來，才見著徐良掉在坑中。他把山西雁搭救上來，又把簾放下，方才通了自己名姓。復又問徐良的姓氏，徐良就把自己名姓說將出來。石仁說：「這可不是外人，請到寒舍一敘。」二人躡出牆來，正要回家，忽見一棵樹後，躡出四個人來，各執單刀，擋住去路。要問來者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